

《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与《东林始末》关系考

阚 疏 声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部分与蒋平阶《东林始末》一书几乎雷同,学界多持谷应泰抄袭蒋氏之说。事实并非如此,蒋平阶应是谷应泰编纂《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群之一,在遵循《明史纪事本末》全书布局的情况下具体负责撰写“东林党议”这一部分的初稿。后来,蒋氏这一史稿被独立析出印行,改题目为《东林始末》,却未及进行必要的补充。于是,造成了蒋平阶《东林始末》与《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并行流传而内容又几乎雷同这一状况。

关键词:谷应泰;东林党议;蒋平阶;东林始末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5)01-0056-03

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流传甚广的一部历史著述,其中卷六六有《东林党议》一项专题纪事,但其内容与清初另一学者蒋平阶《东林始末》几乎雷同,而且二者语句也基本一致,这早已引起治史者及文献学者的注意。研讨者多指出是谷应泰抄袭了蒋平阶^①,这个说法几成定论。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仔细考析,发现决不存在谷应泰抄袭蒋氏的行为,二者雷同,乃另有缘故,谨此辩白,以求商榷。

一、《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与《东林始末》异同比较

《明史纪事本末》与《东林始末》的作者分别是谷应泰与蒋平阶。谷应泰(1620—1690),字赧虞,别号霖苍,直隶丰润人。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十三年(1656)授浙江提学佾事。从事学政之暇,编纂有《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四库全书总目》称赞曰:“排比纂次,详略得中,首尾秩然,于一代事实极为淹贯。”^{[1](P443)}蒋平阶,主要活动于明崇祯至清康熙年间,生卒年不详,曾用名雯阶,“馥闳”、“大鸿”乃其常用称谓。崇祯年间曾加入几社,京师陷落,还有过抗清活动,后定居绍兴,晚年以堪輿为业,现存其《东林始末》一书。然而对比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东林党议》与蒋平阶的《东林

始末》,绝大部分雷同,仅有以下三处相异:

一是《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于纪事起始之年以及皇帝改元之年均添加有当时帝王庙号,而《东林始末》则无。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东林纪事起始之年,《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记曰:“神宗万历二十一年”^{[2](卷六六)},而《东林始末》则记曰:“万历二十一年。”^[3]又如明熹宗改元之年即天启元年(1621),《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记曰:“熹宗天启元年。”^{[2](卷六六)}而《东林始末》则直接记曰:“天启元年。”^[3]这属于《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之际对全书统一格式的修订,内容上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二是《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在某些内容后面,还用夹行小字标注了与此内容相关联的其他章节,而《东林始末》则无。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续忧危竝议》妖书事件,《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载此事后,于文后用夹行小字标注了“详《争国本》”^{[2](卷六六)}字样,即《续忧危竝议》妖书的具体事件始末还可以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这一部分。又如天启元年杨涟因移宫案引归事,《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在文后也用夹行小字标注了“详《三案》”^{[2](卷六}

收稿日期:2014—04—15

作者简介:阚疏声,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如谢国桢即云:“是篇(按:即蒋平阶《东林始末》)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全同,或谷氏取材于是篇也。”又如对《明史纪事本末》有着深入研究的徐泓也说:“蒋平阶为明末几社成员,对东林史事应该很熟,《东林始末》应该是他自己写的,而不会是抄《明史纪事本末》的”等等。谢国桢、徐泓等均是在明清文献学方面用力颇深的学者,因而他们对于二书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当今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具体参见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卷五,《党社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徐泓:《〈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编纂水平》,《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六)的字样,因为《明史纪事本末》在卷六八《三案》这一部分中也有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介绍。再如天启元年王心一、马鸣起等因客氏陵工问题弹劾魏忠贤事件,《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在文后也用夹行小字添注了“详《魏忠贤乱政》”^[2](卷六六)这一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中对这一内容同样有所涉及的标识。而《东林始末》作为独立一书,当然无此类夹注和标识,而正文也没有补充《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夹注标识所提示的相关内容。

三是关于崇祯元年(1628)倪元璐颂东林的奏疏,《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较之于《东林始末》,内容要完整一些。

除此三处细小区别之外,《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与《东林始末》不仅在内容上完全相同,就连语句措辞竟然也是如出一辙,丝毫不差。谷应泰和蒋平阶这两位清初不同的学者在各自的著作中出现了如此雷同之成分,直观上确实给人以其中一人抄袭另一人之嫌疑。由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被传说有“窃书”之名^①,在《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与《东林始末》几乎雷同的情况下,学者们自然很容易得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抄袭蒋氏这一看法。然而真相并非如此,谷应泰并没有抄袭之名,通过分析《明史纪事本末》的内容布局,完全可以为谷应泰洗刷这一嫌疑。

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抄袭蒋氏之说难以成立

从谋篇布局上看,《明史纪事本末》既然在卷六六专题纪事《东林党议》,那么谷应泰理应完整地记录与“东林党议”相关的内容,至少重要和关键内容不应当有所省略,这样才能紧扣主题。

但是通读《明史纪事本末》,我们发现卷六六《东林党议》这一部分遗漏不少内容。如争国本、争三案均为东林人士参与政治运动、与其他势力进行激烈交锋的焦点性事件。对于这些,《东林党议》基本没有交代。又如我们最为熟知的东林与阉党之争,即“东林党议”的高潮,理应是最值得详述的内容。然而阅读《东林党议》,其中不仅没有系统地介绍东林与阉党斗争始末缘由,更令人不解的是还“回避”甚至缺少了很多东林与阉党斗争重大事件,试举两例如下。天启四年(1624),杨涟怒上二十四大罪疏,掀起了东林以及其他朝臣声讨、弹劾魏忠贤的高潮,更是促使魏忠贤对东林进行绝地反击的导火索。而《东林党议》仅仅在天启四年叶向高告归时捎带提及:“(天启四年)七月,大学士叶向高予告回籍。向高再入相,政移忠贤。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动即掣肘。杨涟二十四罪疏上,忠贤恨刺骨。御史林汝嘉忤珰,群珰围向高第索之。向高知时不可为,发愤决去。疏三十三上,后得请。”^[2](卷六六)记述得相当简略而笼统。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借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之疏杀害或逼死了高攀龙、周宗建、繆昌期、李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这是魏忠贤残酷镇压、围剿东林人士最有代表性的一次事件,而《东林党议》内竟无此内容。显然,如果单独阅看谷应泰《明史纪

事本末·东林党议》,其内容上是很不全面的。

《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如果缺少一些细枝末节,倒有情可原,然争国本、争三案、东林与阉党之争,可谓是东林在庙堂之上与其他势力进行交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东林党议”最值得交代的内容。谷应泰既然欲以《明史纪事本末》为己任,那么对于有明一代的相关史实、基本资料应当有足够的准备和积累,上述重要内容的完全遗漏,于情理上实难讲通。

然而,从《明史纪事本末》的整体架构上来看,卷六六《东林党议》的这种内容不完备完全可以得到合理解释,这是因为与“东林党议”相关的许多内容已详载于其他篇卷。如《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卷六八有专题纪事的《争国本》、《三案》篇章,于争国本、三案始末极尽其详,而东林人士的所为是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卷七一专纪《魏忠贤乱政》,其中东林与魏忠贤集团的斗争不仅是这一篇卷的主要线索,而且《东林党议》中所阙载或略载的内容在这里均有充分展开,单以杨涟怒上二十四罪疏事件为例,卷六六《东林党议》仅一句话捎带提及,而卷七一《魏忠贤乱政》中于杨涟上疏经过、魏忠贤应对始末、朝臣继杨涟掀起弹劾魏忠贤浪潮等,均有详细交代,还不惜笔墨全篇刊录了杨涟二十四罪疏的原文。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正是《明史纪事本末》有详述这些内容的专卷,所以谷应泰在卷六六《东林党议》中,对与之相关的部分采取了简略地处理方式。谷应泰为统筹全书布局的需要对《东林党议》内容所作的这一安排,还可以从这一篇卷“夹行小字”的相关信息中得到更加充分地印证。如天启元年杨涟因移宫案引归事是移宫案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卷六八《三案》是专论“挺击”、“红丸”、“移宫”始末的篇卷。故《东林党议》正文中在用“详《三案》”的夹行小字进行标注后,对这一事件一笔带过:“春正月,兵科给事中杨连予告回籍,涟以“移宫”一案,御史贾继春侵之,涟因乞归。详《三案》”^[2](卷六六)。又如杨涟、魏大中死诏狱可谓是魏忠贤血腥迫害东林人士的典型代表事件,也是由于《明史纪事本末》在卷七一《魏忠贤乱政》中对于杨、魏死诏狱始末有详尽的刻画,故《东林党议》正文中在用“详《魏忠贤乱政》”的夹行小字进行标注后,对这一内容同样仅用一句话一笔带过:“(天启四年)十二月,起徐兆魁为吏部左侍郎,……霍维华、郭兴治、杨维垣等皆科、道。以御史梁梦环追论,复逮汪文言。自是罗织靡已,杨涟、魏大中相继毙于狱。详《魏忠贤乱政》”^[2](卷六六)。《明史纪事本末》是一部统一筹划的史书,其内容如此布局,合乎史学义例,无可非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并非有意遗漏国本、三案、与阉党之争等相关内容。《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之所以会呈现“不完备”这一现状,显然是谷应泰在编纂《明史纪事本末》时进行全书谋篇布局的产物,《东林党议》是与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其他章节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因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抄袭蒋平阶《东林始末》之说,显然难以成立。

① 有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窃书”一事,可以参见叶廷珪:《吹网录》卷四,《辨(明史纪事本末)非窃书》,同治八年刻本。

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独立成书的《东林始末》理应比《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的记史内容更为详尽,从《东林始末》的内容布局来看,蒋平阶此书并不符合书名所应达到编纂宗旨。《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之篇忽略了争国本、三案、与阉党之争这些东林人士参与政治运动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但却在其他相关篇卷有所记述,乃是谋篇布局的统筹方法。而独立成书的《东林始末》缺少这些重要内容,则无从弥补。因此,《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与《东林始末》一书在这一点上的雷同,显示的只是蒋氏《东林始末》的重大缺陷,而无伤于《明史纪事本末》。蒋平阶既然欲以记述“东林始末”为己任,那么以上诸内容自然是最不应缺少的。作为曾经的以“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4](P3)}为宗旨的几社成员,蒋平阶应当较为完整地了解东林党的历史事实,因此,如果说现存《东林始末》一书是蒋氏独立著述而与谷应泰之书无关,那是不通情理的判断。

三、《东林始末》应是蒋平阶参撰《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部分的抽印稿

笔者认为,蒋平阶有可能是谷应泰编纂《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群之一,具体负责撰写“东林党议”这一部分的初稿,而且是遵从谷应泰的其书的布局,按照谷应泰的指示记述哪些内容、省略哪些内容。后来,蒋氏这一史稿被独立析出印行,改题目为《东林始末》,却未及进行必要的补充。于是,造成了蒋平阶《东林始末》与《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并行流传而内容又几乎雷同的这一状况。

众所周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并非成于谷应泰一人之手,有着其他人士的参与,有记录可查的便有徐倬、张坛二人。如徐倬在《倪文正公年谱跋》中便提到谷应泰曾经“命倬同张子坛(张坛)为《明史纪事本末》”^[5]。而且,蒋平阶抗清失败,四处奔波后,定居绍兴,“乐会稽山水,遂家焉”^{[6](卷六十三)}。顺治时期,谷应泰曾担任浙江提学僉事^{[7](P5706)},两人存在接触的可能。因此,蒋平阶被谷应泰招募编纂《明史纪事本末》中的《东林党议》部分,不仅具有很大可能性,而且简直是理所当然。只有如此考析谷应泰与蒋平阶之间的在

史书撰述上的关系,才能合理解释《东林始末》和《明史纪事本末·东林党议》在内容上几乎雷同、在省略内容上也基本雷同的原因。

明代和清初,一部史书中的部分内容被独立刊出、另设标题的现象普遍存在,参与某种史书编写后将自己撰述部分独立另行刊印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连清康熙年间参与官方编纂《明史》的史官,也可以将自撰史稿刊刻印行,如汤斌、尤侗、汪琬等等均有这种做法。《明史纪事本末》为多人参与撰写,更不乏一些篇卷改换标题而被单独印行的事例,例如:《明史纪事本末》中的《沿海倭乱》一篇,就另有谷应泰署名的《明倭寇始末》一书单独流传;《明史纪事本末》中的《河漕转运》一篇,也有曹溶署名的《明漕运志》单独刻行。因此,蒋平阶在按照谷应泰的指导方针编纂完成《东林党议》后,《东林党议》这一部分以《东林始末》为书名单独刻印流传,是不足为奇的。

总之,我们考察古代历史书籍和历史文献,必须立足于当时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上,细致考析相关学者与相关文献之间的真实关系,不应将雷同的撰述,简单化地看作抄袭或被抄袭。就《明史纪事本末》一书的个案而言,完全应当洗刷谷应泰抄袭蒋平阶的嫌疑,还原历史和史学史的真确面貌。

参考文献:

- [1] 永瑛,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M]. 清光绪五年王氏谦德堂刊畿辅丛书本.
- [3] 蒋平阶. 东林始末[M]. 民国九年上海涵芬楼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学海类编》本.
- [4] 杜登春. 社事始末[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5] 倪会鼎. 倪文正公年谱[M]. 清道光至光绪间南海伍氏刻《粤雅堂丛书》本.
- [6] 李亨特,等. 绍兴府志[M]. 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 [7] 清史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杨春梅

The Relations Dynasty about “Dong Lin Party Struggles” Implied in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Chronicle Ins and Outs” and “Dong Lin Chronicle Ins and Outs”

KAN Liu-sh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Dong Lin Party Struggles” Implied in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Chronicle Ins And Outs” which was GuYingtai with “Dong Lin Chronicle Ins And Outs” which was completed by Jiang Pingjie were almost identical. Many academics believe that GuYingtai Plagiarized the work of Jiang Pingjie. That is not the fact. Jiang Pingjie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Chronicle Ins And Outs”. Jiang Pingjie compiled the Draft of “Dong Lin Party Struggles” in the case of the layout of GuYingtai’s work. Later, the Draft of “Dong Lin Party Struggles” published separately and renamed “Dong Lin Chronicle Ins And Outs” in the case of intact. Thus, it formed the situation that “Dong Lin Party Struggles” Implied in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Chronicle Ins and Outs” and “Dong Lin Chronicle Ins and Outs” spread parallel and had the Same content.

Key words: GuYingtai; Dong Lin Party Struggles; Jiang Pingjie; Dong Lin Chronicle Ins and Outs